蜀山劍俠傳/27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二七九回　難越是情關 妙語翻蓮矜雅謔　逃生驚鬼手 仙雲如幄護瑤姬

下一回▶

朱文因聽李洪在傳聲中喚她「蟬嫂」，便想起前兩生李洪淘氣，常拿自己取笑。把手將金蟬一推，嬌嗔道：「都是你鬧的。洪弟淘氣，你也不管，被人聽去是甚麼樣子？」金蟬也氣道：「我知你過河拆橋，少時出困，又不理我了吧？祇要心迹雙清，怕人笑話作甚？你怎不學輕雲師姊的樣，她和嚴師兄情如夫婦，有誰笑話？還說隨我同去海外共證仙業呢，分明又是騙我。」朱文想起金蟬屢世深情和幾番冒死相救之德，見他當真，於心不忍，忙道：「蟬弟，你道力精進，已非昔比，爲何還是這等小孩脾氣？快莫生氣，要見光明瞭。」金蟬笑道：「我那裏便是光明境，祇不知你真去假去？」朱文笑答說：「同向光明，永享仙福，哪有不去之理？」忽聽暗中有人哈哈笑道：「你們要往光明境，還有不少的路。我立刻大放光明如何？」剛聽出是李洪的口音，一片風雷之聲響過，眼前倏地一亮，一片佛光照處，果然大放光明。一看當地，祇是魔宮西偏殿入口之處，內外祇隔一條門檻。這一雙深情仙侶，先前時機未至，祇在黑暗之中衝突，竟會跳不出來。光明一現，立即脫困而出。

朱文見李洪笑嘻嘻望着自己，滿臉頑皮神氣。錢萊卻正朝自己下拜，態甚恭謹，知是金蟬新收愛徒。見他仙風道骨，相貌英美，好生歡喜。因李洪是金蟬前生幼弟，和金蟬、霞兒情分最厚，說笑無忌，恐其隨口亂說，又想起先前稱呼，恐被外人聽去，一面喚起錢萊，忙朝金蟬使一眼色。金蟬正收法寶，見狀會意，知道錢萊不會本門傳聲，不對他

說便聽不出，便對李洪傳聲，令其不要多口。李洪笑答：「蟬哥哥，兄弟方纔一時失口，在朱師姊前替我說幾句好話。你那光明境的大藕好喫，還有不少仙果，我這小和尚嘴饞，將來到了那裏，不給我喫，怎好？」朱文聽他說話俏皮，想起前言，面又一紅，當着錢萊又沒法說。金蟬恐她有氣，忙道：「洪弟不談正經，專說空話作甚？」話剛出口，忽見淩渾、崔五姑同了石完飛來。匆匆一說，纔知乙休和淩渾夫妻在峨眉開府時，曾受靈嶠諸仙之託。說門下男女弟子不久當有魔劫，對頭尸毗老人法力高強，神通廣大，赤杖真人師徒又不便再啓殺機，衆弟子運數所限，無法避免。雖然煉有幾件法寶和諸仙所煉五雲幄，到時祇能防身，仍破那魔法不得。尤其對方所煉神魔厲害非常，敵人惱羞成怒，難保不鋌而走險，與所煉神魔重又合爲一體，由此倒行逆施，仙凡均受其害。對方早想歸入佛門，本無大過；真人師徒以前又發宏願，永止嗔殺。對方祇是一朝之忿，實不願因此使其墮入邪魔，害人誤己。而遭劫諸弟子，十九仙業將成，祇此情關一念，尚未勘破，致爲魔頭所乘。祇要渡過這層難關，不久便成地仙。多年師徒，不容坐視。知道此事祇有妙一真人夫婦的生死晦明幻滅六合微塵陣能夠解免，另外須幾位長幼道友合力相助。等到難期將滿，一面解救各派門人出險；一面派一夙根深厚、心智靈敏的峨眉弟子，前往附近深山之中尋一神僧，到了事急之時，前來解救。乙、淩、崔三人均和三仙至好，立時應諾。赤杖仙童阮糾說完前事，又說：「此事頭緒尚多，暫時不宜泄露。祇請轉告妙一真人夫婦先爲準備，難發之前，再當飛書奉告詳情。事前最好不必推算，免得先有成見。」乙、淩、崔三人也都應諾。

這次七矮開府天外神山，乙休前往相助，剛由光明境大殿後把冒出地上的地肺真火、元磁真氣截斷，運用玄功，施展法力，化成一道長虹，打算帶往九天之上，將其煉化消滅。剛飛到靈空仙域兩天交界之處，忽見靈嶠三仙駕着祥雲冉冉飛來。見面先助乙休將那地火、磁氣收縮成一個氣團。然後詳說前因後果，下手方法。並說：「日前淩渾夫婦帶了黃龍山猿長老往索藍田玉實，曾在仙府住了三日，已經告以機宜。祇要照此行事，必可成功，祇望道兄不可與老魔一般見識。須知對方將改邪歸正，不可爲一朝之忿，妄動無明。固然此人孽重魔高，此時他存亡關頭，孽由自作，如能善處，並非不可避免。度一大惡人，勝積十萬善功。何況並非妖邪一流。如由我們迫其走險，此人煉就不死之身，除他既非容易，無形中要造不少的孽。因果循環，何時是了？」話未說完，乙休知三仙因爲自己氣盛，恐又偏激行事，預先叮囑。笑答：「道友無須憂慮。我自銅椰島與天癡老兒鬥法以來，昔年疾惡性情已減少得多了。此人狂妄，雖想就便警戒，我必適可而止。自從峨眉一見，我對此事已有準備，雖不似道友美意周詳，但也頗有成算。老魔即便怒極發瘋，也辦不到。祇管放心，遵命便了。」三仙隨說微塵陣六合旗門，已由淩渾借到，照約定時日分頭下手，隨即稱謝別去。

乙休隨向不夜城島上七矮傳書指示。自己照三仙之言，帶了那團磁火，去往來複、子午兩線交界之處，乘太火極光環繞地軸飛過時施展仙法，加以凝鍊。後來南海雙童師徒走過，又向石完賜寶，授以機宜。不久火珠煉成，便趕了來。這時，上空魔網高張，乙休那等神通，自然阻不住。爲免警覺敵人，乘他收伏神魔之際，乘虛而入，事前又用仙法迷蹤，故此老人毫無所知。淩渾夫婦和猿長老已經先到，匆匆談了兩句，便各分頭行事：乙休親送石生和靈雲、孫南等穿出魔網禁制；淩渾等三人便去天慾宮破法。這時祇金蟬、朱文這一對，因老人負氣，特意另禁閉在魔宮偏殿之內。那天慾宮除五淫臺一處，並非真的宮殿，祇是一座魔陣。方纔石生、石完持了太清靈符，暗入魔壇，已將魔法妙用止住。淩渾又有成算，一到便連余媧門下男女弟子也同救出。爲了惑亂敵人心神，不令事前警覺，還放了好些替身在陣內。自用五雲幄隱去雲光，將被困諸人一齊護住，送往西魔宮，隱形旁觀。然後又現身招呼金蟬、李洪、朱文、錢萊一同趕去。石完也已趕來，說石生已隨乙休飛走，靈符已撤，魔壇恢復原狀，特來複命。淩渾見他和錢萊使眼色，笑罵道：「你們兩個小猴兒，仗着地遁專長，想淘氣麼？老魔頭連我們都要留他的神，不是好惹的呢。」石完笑道：「我和乙老太公說過，那五雲幄裏面有多氣悶，我和錢萊躲在地底下看，也是一樣。」淩渾罵道：「我知駝子專一領頭淘氣，顯他神通，也不想想你們有多大氣候，便令膽大妄爲。這五雲幄中觀戰，有多舒服，偏去涉險。駝子將太乙玄門出入之法傳授你麼？」石完笑道：「淩太師叔不必多慮，乙老太公不但傳授，還賜有一道護身符呢。雖然祇能用一次，老魔頭決無奈何，何況我們又不惹他。」淩渾笑道：「喫了苦頭，卻莫後悔。真要動手，你那石火神雷專破魔光，可惜功力不夠，搗亂尚可，切忌離他太近，至少也得在十五丈外動手。雖然不能傷他，多少也教他着點急。你二人在寶鎧防護之下，得手速遁，或可無事；否則，被他魔手抓中，就不死也夠受了。」錢、石二人回答：「遵命。」

淩渾隨率衆人隱身飛去。因已準備停當，一到先將空中魔網破去。老人全神貫注在神魔身上，竟未察覺，等到空中有人相繼發話，知道魔網已破，強敵已在對面了。石完膽大天真，貪功好勝。錢萊情切私仇，見師父被困多日，自己也幾陷魔手，心中忿恨。二人交情又厚，互一商量，覺着持有至寶防身，如有兇險，乙太師伯也必禁阻，如何還肯指點下手方法？便不聽淩渾的話，先由地底趕往西魔宮，看出老人正在手忙腳亂，乙休又在空中發話，立意想使敵人喫點苦頭。仗着石完能夠透視石土，由地底暗中移到老人身前，突然飛出發難。石完耳聽淩渾發話示警，兩丸神雷已分頭打出。同時覺出老人身上黃光爆發，一種極大的吸力也已上身，纔知厲害，總算逃避得快。錢萊又在暗中加意防備，見石完膽大自恃，搶先上前發難，忙追過去，寶鎧神光往起一合，將二人一起護住，

立往地底遁去。就這樣，逃時仍將身形故意現了一下，再由地底飛行。到了小山前面，被淩渾開放雲門，接了進去，見面自不免埋怨幾句。

老人那麼高法力，平日自負五千里內人物往來了如指掌，稍用法力，對方念動即知。不料敵人如入無人之境，又被兩個幼童戲侮暗算，幾乎受傷。再見被擒諸人全數逃出，並在自己面前隨意談笑譏嘲，如何不恨。怒火燒心之下，再也不暇顧及別的。又看出敵人雖仗仙雲護身，卻不似有甚還攻之力，自恃煉就大阿修羅不死身法，把心一橫，一面催動血光、火箭、魔焰、金刀，上下四外一起夾攻；一面暗中傳令愛女、門人說：「敵人甚強，你們不可出手，速用魔法避入西宮地底魔壇以內，守護重地。到了事急之時，速將魔壇上主幡如法展動。我豁出以身啖魔，損耗真元，與敵一拼。至多兩敗俱傷，也決不使敵人全身而退。」魔女和田氏弟兄看出父親、師長怒極心昏，已改常態，料知不是好兆，但是不敢違抗，祇得應諾。老人說完，將手一揮，一片黃光罩向愛女和衆門人身上，人便無蹤，全數往魔宮遁去，依言行事。不提。

淩渾這面，除猿長老不願藏身雲幄，途中隱去，不知何往，神駝乙休在空中說了幾句，隨即飛走外，連靈嶠男女弟子、余媧門人共是四十六人。內中祇李洪、石完不曾被困；錢萊雖然被困，未入魔陣。下餘全在天慾宮中，因爲五淫慾網好破，情關難渡，受盡諸般痛苦煩惱。靈嶠男女諸弟子道力高深，性情溫和，知是應有劫難，還不怎樣。余媧門下諸弟子全部道力高深，火性未退，對於老人仇深恨重，雖因淩氏夫妻勸阻，又曾嚐到過魔法厲害，未敢妄動，依然仗着雲幄護身，不畏侵害，樂得譏嘲，笑罵不休。金蟬等峨眉諸弟子，雖不似余媧門人那樣氣量褊狹，記仇心重，但都童心未退，一同隨聲附和。內中石完更是淘氣，故意做出許多怪相，把魔頭罵個不休。白髮龍女崔五姑看出老人表面鎮靜，面帶冷笑，實則眼含兇毒，鬚髮欲張。自聽朱、金二人嘲罵以後，一手掐着五嶽真形法訣，一手拿着白玉拂塵，任憑嘲罵，一言不發。料知發難在即，忙令衆人不要過分，自己縱操必勝，也不應失卻修道人的襟度，使其無法下臺。話未說完，忽聽老人大喝：「賊花子，既敢來我魔宮鬧鬼，便應現身一斗，似這樣藏頭縮尾作甚？」隨聽空中有人接口道：「老魔頭休要猖狂，別人怕你阿修羅魔法，我卻偏要見識見識。淩道友夫妻不過想將你所煉死人頭一一消滅，免被你那對頭乘機盜劫，助長邪焰，多留後患。時機未至，特意看你鬧甚把戲，暫緩動手罷了，真是怕你不成？如不服氣，放些本領出來，老夫見識見識如何？」話未說完，人早現身。

衆人見是猿長老身穿一件白色道衣，生得猿臂鶯肩，滿頭鬚髮色白如銀，兩道白壽眉由兩邊眼角下垂及頰，面色鮮紅，獅鼻闊口，滿嘴銀牙，兩耳垂輪，色如丹砂，又長又厚，

相貌奇古。通身衣履清潔，不着點塵。一對眯縫着的細長眼睛，睜合之間，精芒電射。身材又極高大，看去天神也似，在一幢亮若銀電的白光之下凌空而立。纔一出面，便雙手齊揚，由十根瘦長指爪上發出五青五白十道光華，宛如長虹電射，由相隔二三十丈高空中飛出，直朝老人射去。老人似知厲害，手上拂塵一擺，發出數十百道金碧光華，夾着無數血色火星，迎敵上去，接個正着。同時一片黃光宛如匹練懸空，老人附身其上，連那十二神魔也全護住。猿長老所煉乾天太白金精劍氣神妙無窮，威力至大，果然與衆不同。那四外的血焰金刀涌上前去，祇一近身，便被消滅；血光火彈被那十道青白光一衝射，也全紛紛爆炸，未容近身，便被消滅。金碧魔光也祇勉強敵住，打個平手，此進彼退，時往時來，互相對面激射，誰也奈何不得。

尸毗老人沒有想到敵人會有這等功力，怒喝：「猴頭，教你知我厲害！」說罷，左手五嶽真形訣往上一揚，空中忽現出五座火山，發出大片風雷之聲，緩緩往下壓來。猿長老看出厲害，不由激發怒火，一聲裂石穿雲的長嘯，正待施展玄功變化，與敵一拼。忽聽空中神駝乙休大喝：「猿道友，不值與老魔計較，他這些障眼玩意，隨便打發一個後輩便可破去，理他作甚？」說時遲，那時快，由高空中突然射下一股千百丈長的五色星砂，宛如天河倒傾，凌空直射，來勢比電還急，分佈極廣，晃眼便將那五座火山一起裹住，從千重血海之中吸出，懸向高空。猿長老忽然不見。神駝乙休突在空中現身，手指老人哈哈笑道：「老魔頭，你已孽滿數盡，大難臨身。你多年苦煉的五塊小石頭，已被天璇神砂吸起，一彈指間，便將這座神劍峰震成粉碎。你那不死之身，照樣也禁受不住。祇是血焰魔火隨同震散，難免傷害生靈，我先把它化去，再行還敬如何？」

那五座火山，乃老人採取五嶽精氣，多年辛苦煉成的厲害魔法。原體祇是五座拳大山石，與五嶽形狀一般無二。平日藏在魔宮地穴法壇之上，不用帶在身旁。用時祇消手發訣印，立隨心意發揮妙用，威力之大，無與倫比。自從煉成以來，尚未用過。當日恨極仇敵，立意一拼，正準備間，猿長老突然現身來鬥，一時氣忿，施展出來。因爲這類魔法過於猛惡，又恐毀損靈景，好在山影所照之處，敵人多大神通也難倖免，爲此降勢頗緩。老人滿擬整座魔宮均在火山覆壓之下，猿長老固難逃遁，便對面仙雲籠護下的數十個敵人也無倖免。心還在想：「對面這些少年男女，多半靈慧英美，全殺可惜。」不料千丈星砂自空飛墮，晃眼便將五座火山裹住上昇。同時敵人乙休又在空中出現，肆意嘲罵，不堪入耳。無如所煉魔法如不能傷敵，便要反傷自己，威力越大，反擊之力越強，所以不能輕易發出。惟恐強敵厲害，利用五座火山回敬，自己還好，全宮大衆一個也休想活命。沒想到敵人利用魔法短處，聲東擊西，並非真個要致他死命。一時情急，任憑敵人笑罵，乘着火山未爆發前，施展全力回收。同時拼耗真元，咬破舌尖，含着一口鮮血，準備萬

一。誰知那天璇神砂自與西方神泥合煉以後，越變成了專破魔法的剋星。申屠宏受有指教而來，故意和他強掙，時進時退。老人覺出回收不是無望，便未施展殺手。

雙方互一相持，眼看火山快要收回，猛又聽神駝乙休哈哈笑道：「老魔頭，你上了我的當了。」老人目光到處，一個鵝卵大小青白二色的氣團，已由乙休手上飛起，懸向空中。看去不大，上面雲光隱隱，毫無異處。可是纔一出現，懸在血海之中，心靈上便起了警兆。再定睛一看，那瀰漫全山的血焰、金刀、火箭、飛叉，就在此晃眼之間，竟消去了大半。下餘的正電也似急，朝那小小氣團涌去，好似具有不可思議的吸力，自己竟制止不住。同時因爲心神略分，空中火山又被那千丈星砂向上吸起。不禁鬧了個手忙腳亂，兩頭不及兼顧。心中一慌，一面吸收空中火山，一面想將殘餘血焰、金刀收回時，忽眼前一亮，所有魔焰、金刀、火箭、飛叉全數失蹤，日光正照天心，重又恢復清明景象。

老人畢竟識貨，看出敵人所持氣團乃是元磁真氣所煉至寶。無如敵人動作神速，所有法寶魔火已被收去。剛怒吼得一聲，那五座火山忽然當頭下壓，空中星砂忽隱，一個大頭麻衣矮胖少年正朝對面仙雲中飛去。暗道：「不好！」不顧還攻，總算應變尚快，在火山壓離頭頂數丈，眼看爆發之際，搶前收去，手中法訣往上一揚，火山不見，總算不曾作法自斃。這一驚，真非同小可，當時怒髮皆張，厲聲喝道：「老夫今日與你們拼了！」隨說隨將手一指，那朵血蓮本已縮成丈許大一團血光，包圍住十二魔頭，附在黃光之中，懸停老人足下，忽然暴長畝許，千層蓮瓣一起開張，花瓣上先射出暴雨一般的金碧光芒。中心蓮房共有十三孔，如正月裏花炮也似，各有一股血色火花，轟轟隆隆，帶着雷電之聲，直升數十丈。到了空中，再結爲一蓬天花寶蓋，反捲而下。先前黃光匹練已經不見，老人身形忽然暴長，周身仍有一層黃色精光緊附其上，巨靈也似立在蓮房中心。四圍十二孔中的火花俱都高出天半，惟獨當中一孔冒起四股高約兩三丈，粗約兩抱的血焰，火柱也似將老人托住。那十二骷髏魔頭也同時飛起，一個個大如車輪，面向老人環成一圈，口發厲嘯，七竅內各有一股血焰黑氣激射而出，神態獰厲，口中獠牙利齒，錯得亂響，好似恨極，意欲反噬。無如被那黃光隔斷，在百丈火花中剛要往起飛撲，老人揚手一個訣印，由十二蓮房中又各射出一蓬彩氣，射向魔頭頸腔，神魔全被吸住，分毫動轉不得。號嘯之聲與雷鳴風吼交相應和，震得四山齊起迴音，聲勢越發驚人。

老人行法時，曾想：「這類大阿修羅法最是厲害，祇等將本身精血真氣餵完神魔，兩下便合爲一體，連自己也成了魔頭，當時飛出，任多厲害的法寶都不能傷。對於敵人便可隨意吞噬，吸取他們的精血元神，所殺越多，威力越大。爲首諸敵法力均高，不會不知厲害，那附身靈光又並非不能衝破，就說本身無妨，這麼多後輩門人，萬不能當。對方

必在行法作梗，並且還格外戒備。駝鬼最是可惡，先還見他自恃法力，在對面發狂。當此緊要關頭，他自問能敵，固應下手，否則乘着空中魔網禁制全破，正好逃遁，也應退走，纔合情理，如何不戰不逃，連人也不見影子？淩渾夫婦仍率新逃出的數十少年男女，藏身五雲幄中，視若無睹，是何原故？」越想越怪，忙運用法眼四處查看，對方仙雲環繞中，祇多出了先前那個麻衣少年，乙休、猿長老影迹俱無。耳聽錢萊、石完拍手歡呼，直喊：「師父、師伯快看，這老魔頭真有玩意，這等好看的花炮，從未見過。不趁此時看個夠，少時那些死人頭，要被鳩盤婆趁火打劫搶奪了去，我們就看不成了。」又聽李洪接口道：「死人頭有甚麼稀罕？我倒是可憐他那女兒阮二嫂和田氏兄弟，分明是三個好人，迫於無奈，暗代老人去守魔壇，法力偏又不是人家對手，平白受害，纔真冤枉。人家眼看家敗人亡，鬧不好成個孤老，你們小小年紀，幸災樂禍，真個該打。」錢萊笑道：「小師叔，你爲了阮師伯而幫他忙，可知他有多麼可惡？魔運已終，除非及早回頭，否則轉眼身敗名裂，作法自斃。小師叔幫他無用，弟子等有力難施，又非其敵。有此太清至寶五雲幄防身，樂得看個熱鬧。」李洪笑罵：「你兩個祇知記仇，全沒有修道人的襟度。可知度一個惡人，勝積十萬善功麼？」朱文笑道：「洪弟，你比誰都淘氣，裝甚正經？既看阮二哥的情面，何不勸他幾句？」

李洪隨即大喝道：「尸毗老人，你休妄動嗔恚。乙、淩諸位師伯叔和我們這些人雖然冒犯，並無惡意。你那兩個真正對頭，因忿你行事驕狂，傷他們門人，到你緊要關頭齊來夾攻，暗下毒手。你便是煉就不死之身，神魔也是你一害，原該消滅。你那愛女、門人及全宮大衆，必難保全。你祇顧倒行逆施，可知陰陽十三魔最是兇毒。你昔年不合自恃法力，祇將十二陽魔閉入牢內，那主要陰魔，以爲是你前師所賜，附有他的元靈，又祇一個，一向與你相合。其實他陰柔兇毒，如影隨形，表面從無違忤，暗中卻在主持播弄，誘令其他神魔遠善就惡，恣意橫行。祇等時機一至，猛施毒手，使你在萬惡所歸之下，身敗名裂，形消神散，至死不悟，認作當然。否則，以你那高法力智慧，早已皈依，何待今日？這些因果，我本不知，適纔聽人說起。念在令愛是我阮二哥的患難之妻，你生平也祇此一念之差，致受陰魔愚弄，危機已臨，毫不自知，爲此略進忠言，請你仔細盤算得失之機。如能回頭是岸，釋嫌修好，免卻這場禍患，有多好呢！」

說時，老人正在行法，一邊留神察聽。聞言心中一動，猛想起眼前仇敵，除峨眉諸長老尚無一人現身，不知來了沒有，下餘還有兩個強敵：一是赤身教主鳩盤婆，一是女仙余媧。照此說法，或許乘機來犯，也在意中。如在平日，還可行法查看，先期預防；今日卻因魔頭環攻反噬，正想用以傷敵，行法緊急之際，無暇分神。並且這兩個敵人都是來去如電，等到發現，人已飛來，除憑本身法力與之對敵，別的全無用處。聽到後來，越

想越覺李洪之言有理。暗忖：「此子真個靈慧。自己本來早已立志歸佛，祇爲無師引度，性又強做，遷延至今。魔宮歲月也頗安閒，祇說靜待機緣一到，立成正果，誰知惹出許多事故，會有今日之變。細想起來，上次阮徵逃走，來人雖然傷毀愛女和幾處美景，但是對方救人心切，既成敵對，也是意中之事。就疑心對方師長暗中指使，意有輕視，所困是他門人，也是難怪。何況事情真假並未分明，自己當時既將來人放走，如何事後懷恨？不特峨眉門下，連靈嶠諸仙與余媧這兩處，時隔多年的一點嫌怨，也要報復，將他們下山門人一網打盡，全擒了來。鳩盤婆素無仇怨，鐵姝追敵，自己迎頭攔阻，還在其次，如何一言不合便下殺手，使受重傷？對頭焉得不恨？多年威望，雖不便爲了幼童幾句話便即罷手，照此四面強敵，委實不可大意。」老人也是暗受陰魔潛制，聞言本已心動，有些省悟，但一轉念間，頓忘利害。又聽仙雲中余媧幾個門人紛紛咒罵嘲笑說：「老魔頭末日將臨，這等狂妄無知的老鬼，理應坐視滅亡，纔合天地人情，李道友不應提醒他。老魔如果膽小心寒，向我們跪下求饒，豈不便宜了他？」老人本來首鼠兩端，祇是微微有點疑慮，並非真個警醒，甘於悔禍，哪禁得起這一挑逗。再想當日連遭挫敗，丟人太甚，不由滿腔怒火，重被激動。恰值魔法準備停當，心中怒極，哪裏還再計安危，竟豁出玉石俱焚，立意非制敵人死命不肯甘休。

尸毗老人也不再反脣相譏，兩道其白如銀的壽眉微微往上一挑，一聲冷笑，先張口一噴，立有十二血團飛出，分投十二魔口內。神魔立時張口接住，齊聲歡嘯，把先前仇視之態丟了個盡。仍在掙扎欲起，因被蓮房所發火花中的那股彩氣吸緊，不能如願。老人隨大喝道：「爾等少安毋躁！你們也知我的法條，先前忘恩反噬，就罷了不成？」話未說完，將手一揚，指尖上立飛出五把金刀，齊朝當前魔頭挨個斬去，一下劈成五六瓣。魔頭見老人突然變臉，似知無幸，一個個面容慘厲。方在哀鳴求恕，金刀已電射而出。因被彩氣吸緊，又無法逃避，刀光一閃，當時斬裂，祇聽一片慘號之聲。五把金刀環身繞了一圈，老人把手一招，便自收回不見。魔頭雖各斬裂成齊整整的六片，但未見流血，也無腦漿。六片頭殼被那彩氣托住，當中有一團暗綠色的鬼影，依舊慘號不已，聲甚洪烈淒厲，風雷之聲幾爲所掩，甚是刺耳難聞。老人見此慘狀，意猶未足，眉頭一皺，忽又有兩蓬銀針由那兩道長眉上飛射出去，分兩行射向魔頭鬼影之中。號叫之聲越發慘厲，聽去令人心悸。老人方始冷冷地問道：「你們今日知我厲害麼？少時經我行法以後，雖然與我本身元靈重合一體，但是這次與前者不同，威力自然大增，稍有忤犯，便受諸般慘痛，卻休怨我無情。」說時，那銀針本向魔頭鬼影之中攢刺出沒，倏忽如電，羣魔苦痛非常。老人把話說完，那細如牛毛，長約寸許的銀針，忽然全隱向鬼頭之中不見。緊跟着，老人左手掐一法訣，右手一招，當前一魔的鬼影，便戴了六片頭殼迎面飛來。老人隨將左手訣印發出，照準一個魔頭一揚，雙手一拍，頭殼立時合攏，仍復原狀。神魔便

向老人肩膀上飛去，依舊縮成拳大一個骷髏頭，附在老人肩膀之上，口中嗚嗚，意似獻媚，態甚親馴，迥不似先前猛張血口想咬人神氣。老人也不理睬，二次又掐訣印，如法施爲，動作甚快。似這樣接連十二次，十二個神魔復原。老人隨將左臂膀露出，將手連指。羣魔本全依傍在老人肩膀之上，老人連指兩次，俱都未動，口中嗚嗚媚嘯，意似不肯再噬主人，迫於嚴命，不敢過分違背神氣，各將血口微張，露出兩排利齒，分別在老人左膀之上輕輕咬住，並不咀嚼吮吸。老人態本嚴肅，到此方露出一絲笑容，回顧羣魔道：「原來你們也有天良，既是這樣，老夫也不勉強。對面敵人均是有根器的道術之士，待老夫行法助威，任憑爾等快意飽餐便了。」說完，張口一片血雨，噴向左臂之上。羣魔立即飛起，各自一聲怒吼，重又暴長，大如車輪，兩隻時紅時藍的兇睛明燈也似，在那百丈血蓮水花之中略一飛舞，全身突現，全都恢復初見時形狀。祇是身材高大得多，神態也越發兇惡，周身俱是黑煙圍繞，碧光籠護，張牙舞爪，分列空中，朝着仙雲中人連聲怒吼，作出攫拿之勢，好似等主人令下，便要立即發動神氣。

錢萊笑說：「這山魈醜鬼一類東西，老魔也值得大驚小怪，費上許多的事。我們光明境不夜城的海怪，且比他們長大猛惡得多呢。我先前攻破魔牢時，曾用家父千葉神雷衝打傷三個，有甚稀罕？師父可許弟子出去，給他們喫點苦頭？省得張牙舞爪，看了有氣。」一句話出口，石完首先應和，也要同去。余媧門下的毛成、褚玲因爲慾網情絲所困，互相好合，失了真元，愧忿有加。褚玲更是氣極，如非崔五姑再三勸阻，又知魔法厲害，早就上前拼命。這時因聽淩渾接到大方真人神馳乙休傳音，轉告衆人，得知一切就緒，成功在即。一則有恃無恐，再則道基已毀，忿不欲生，惟恐老人少時滑脫，復仇心盛，也在旁邊附和，意欲率領諸男女同門飛身出鬥，仗着師門法寶與敵一拼，好歹也出一口惡氣。無如五雲幄仙法神妙，先前不曾詢問出入之法，惟恐冒失衝出，不能如願，反喫靈嶠諸仙譏笑。褚玲正要開口，忽聽李洪對錢、石二人道：「你兩個亂吵甚麼？把事情看得如此容易！眼前就有熱鬧好看，片刻工夫也等不得？我如非嘗過味道，膽子比你們還大呢。」金蟬也看出神魔二次出現，威勢大盛，正要開口勸阻錢、石二人，不令出去。忽見靈嶠女仙趙蕙笑對錢、石二人道：「此事已快近尾聲，大家在此仙雲之中靜以觀變，既可見識，又免得有甚閃失。否則，冷雲仙子固不妨事，另一個女魔頭不久大劫將臨，也在倒行逆施，自取滅亡，種因便在今日。此人雖具深心，近年因自己不便出面，專命門人與正教中拉攏。祇爲鐵姝強做，不曾理會到她心意；金、銀二妹心向正教，雖想假公濟私，上次峨眉開府，並還前往道賀。但這兩姊妹溫柔膽小，法力不如鐵姝，天性又厚，知道師徒會短離長，不捨久出離開師父，因此與正教中人交往無多。鐵姝卻喜在外惹禍橫行，結怨甚多。這女魔頭儘管存有戒心，但她天性剛愎古怪，人不犯她，她不犯人；真要觸怒，多厲害的強敵，以及將來安危利害，均非所計。你們出去，一個不巧，

與她對面，自喫大虧。再說這五雲幄也不容你二人出去，還是安靜些好。你們看淩真人、崔仙子還在麼？」

衆人祇顧說笑，目注前面強敵施展魔法，不曾留意。聞言回看，淩氏夫婦果然失蹤，仙雲未動，誰也不曾看見怎樣走的。趙蕙原是丁嫦門下，人最天真，因見當日形勢十分兇險，變生頃刻，就快發作，恐錢、石二人閃失，本是師執前輩，便不客氣，上前勸阻，原是無心之談。沒想到余媧門下男女弟子共十六人，平日自負得道年久，性較狂傲，不料會被尸毗老人擒來困了多日，受盡苦難，已是忿極。最可氣的是自開府以後，便將峨眉派及其交好諸人全恨在內，視若仇敵，不料這次對方竟以德報怨。本來已在萬分危急之中，連發求救信號，師父不曾趕來，全仗對頭解救，纔得轉危爲安。並且靈嶠同輩諸仙一個未傷，連朱文、金蟬那等學道年淺的人，被困之處又是魔陣中樞五淫臺最兇險的所在，竟會安然脫身，毫髮無損。惟獨自己這面傷了兩人。儘管對方這些人均願借此一會，釋嫌修好，到底相形之下，不是意思。

內中三湘貧女于湘竹被擒以前，連被敵人毀了好幾件法寶，當時本能逃走，也因兇橫任性，不知進退，激怒了田氏弟兄，強勸乃師趁其暗用法寶，隱形報復之際，被一同擒來。又故意放走門人魏瑤芝，令其歸報，一面把她困入魔宮五行神牢之內。田氏兄弟並還肆意譏嘲說：「你這樣六根不全的醜八怪，再轉一百世也不會有人看中，單你片面相思也無用處。休看天慾宮慾網情絲厲害，你還不配進去走動見識。祇爲你狂傲兇橫，已無人理，爲此給你喫點苦頭。也許你運氣好，在我五行禁制之下，截長補短，變成一個整人，再去投生，變貓變狗，能找一個雄的配對，豈不也是便宜？」于湘竹生具畸形異相，最恨人說她六根不全的短處。以前遊戲風塵，爲此不知傷過多少人，哪禁得起對方這等侮辱。所受刑罰又極殘酷。這一來，成了刻骨銘心之仇。祇爲天性陰狠，明知難勝，恨在心裏，不曾發作。這時覺着仇敵轉眼勢敗，有機可乘，自身還有兩件厲害法寶未用，又善隱遁專長。意欲乘機趕往地穴魔壇暗算田氏弟兄，報仇雪恨，正和同門暗中商量。趙蕙這樣一說，言者無心，聽者有意。于湘竹當時大怒，誤認靈嶠諸仙仗恃五雲幄天府奇珍，非主人自己開放，不能出去。當時獰笑一聲，意欲立即用法寶強行衝出，免得師父少時到來，見衆門人全在對頭保護之下，爲她丟人。那旁女仙宮琳最是靈慧細心，知道趙蕙失言，惟恐引起誤會，故意笑對朱文道：「趙師妹祇是不令師侄們冒險，實則五雲幄雖具防身靈效，祇要會少清妙玄仙訣，本身功力稍高，均可隨意出入。不過今日事太兇險，已有各位道長神僧做主，事有定數，能不出去最好罷了。」于湘竹聞言，知其故意點醒出入之法。趙蕙先前實是無心，想起先前脫困時，因自己所困之處不在天慾宮內，受刑既慘，又無人知，如非靈嶠諸仙看出蹤跡，約了淩渾來援，此時還在受罪。人家既

非有意輕視，不便再與計較。忙改笑容道：「我與老魔師徒仇深似海，意欲就便前往魔宮一行。諸位道友，可能容我去麼？」

宮琳見她滿面晦容煞氣，知她此行兇多吉少。無如此人天性強橫，不通人情，勸她反而得罪，又不忍坐視滅亡，便點她道：「道友法力本可通行自如，不過我們被困多日，似應稍爲休息。愚姊妹何嘗不恨對頭，也爲魔法厲害，面上煞氣尚重，吉凶難料，自知道淺力微，不敢妄動。道友能少待片時，相機而動最好。真要非去不可，我們這裏言語，除卻有意取笑慪氣的幾句，敵人全聽不出，走時也不會被他發現，但畢竟謹慎爲是。」說時，毛、褚二人也看出于湘竹滿臉晦色煞氣，心中一驚。知她素不聽勸，剛要伸手去拉，于湘竹已冷笑道：「多蒙道友好意。我知自非老魔之敵，但這幾個男女小魔，料還無害。當他行法正急，無暇旁顧之際，或者不致遭他毒手。既可通行，我便去了。」話到末句，人已手掐少清仙訣，穿雲而出，一閃不見。毛、褚二人沒想到走得這等快法，一把未拉住。又見對面除諸魔分立，厲嘯作勢而外，老人行法未完，相隔尚有數十丈，雲白天青，並未有甚埋伏禁制。想起師父好勝，這次不知何故應援來遲。少時飛到，如見門人託庇在對頭雲幄之中，必定不快。何如乘她未來以前，一同衝出，能夠報仇，或將神魔除去，固可挽回顏面；即便失敗，師父也必趕到，暗中還有幾個能手相助，怕他何來？二人心念一動，便和宮、趙諸女仙一說，立即衝雲而出。下餘諸人也覺師父將到，留在裏面面上無光，紛紛隱身追出。宮、趙諸仙見攔不住，祇得聽之。好在這些人俱是練過少清仙法的行家，不等開放雲門，各自手掐靈訣，如法飛出雲外。

石完也要追去，喫宮琳一把拉住。笑道：「石賢侄，你怎如此冒失？請看敵人是好惹的麼？淩、崔二位師叔不知何往，我們雖有云幄護身，還愁擋他不住，如何去得？」說時，金蟬因余媧這班門人神態多半驕橫，走時對於自己這幾個峨眉門下理都未理，心方有氣，忽然看出異樣，惟恐錢、石二人冒失飛出，剛一把抓住錢萊，宮琳也將石完止住。同時對面戰場上形勢大變。原來老人自將十二神魔制服放出以後，人便趺坐血蓮花上，恢復原來形狀高矮。那激射空中的百丈火花，金碧光焰，隨着往下一落，高祇丈許，將老人緊緊護住。血蓮也縮成丈許大小。老人隨將雙目垂簾，彷彿入定。那蓮瓣上所射出的金碧血焰越來越強，卻不向外發射，齊朝中央聚攏，漸成實體，宛如一朵丈許大小還未開放的千層蓮萼，凌空浮立，當中包着一個鬚髮如銀的老人。衆人看時，于湘竹等余媧門人剛走，老人身旁神魔仍作八字形分兩邊排立，火花一收，風雷立止，神魔也不再吼嘯，神態卻更激烈猛惡。余媧門人因都隱形神妙，一個未見，廣場上靜蕩蕩的。這一面是仙雲滯空，冠裳雪映；那一面是紅萼高矗，精芒麗霄，照映得滿天雲彩齊幻朱霞。琪樹瓊林，同飛異彩，端的氣象萬千，壯麗無倫。再加上那十二個身材高大的神魔一陪襯，越

顯得光怪陸離，奇詭驚人。

衆人料知魔法將成，變生瞬息，不知是甚驚險場面，方在注視。祇見那千葉蓮花本是千層花瓣，由分而合，緩緩往上包來，祇剩蓮萼頂尖還未合攏。老人身坐其中，寶相莊嚴，神態越發安詳，加上那副慈眉善目，直似上方仙佛，偶現金身，哪像內中隱蘊無限凶機，十分殺氣的景象。眼看蓮萼頂尖已將頂層包沒，忽聽遠遠一聲極清越的金鐘響過。餘音尚在搖曳，悠揚不息，蓮萼尖上忽然激射起十三絲極細微的彩色精芒，中央一根剛升起丈許，頂尖上叭的一聲，現出一團黃影。晃眼彩絲消滅，黃影暴長，先現出一個與老人相貌差不多的魔頭，跟着現出全身，身材相貌與老人一般無二。祇胸前圍着一片碧葉戰裙，通體赤裸。下餘彩絲早分別朝神魔飛去，其急如電。那十二神魔似早知道主人有此一舉，一聽鐘聲，立即回身相待，各把血盆大口一張，分頭接去，一聲歡嘯，跟着怒吼飛舞而起。血蓮上面主魔正是老人元神，也同飛起，祇不前撲，口中厲嘯連連，似在發令神氣。那情態與神魔一般無二，祇是比較沉穩。

羣魔本朝衆人存身的雲幄撲來，聞得主魔嘯聲，忽然收勢，先四方八面分將開去，騰空而起。到了半空，各將那門板般大的利爪往下一揚，立有五股暗赤光華朝下飛射，急如雷電。似這樣，廿四隻魔手齊揮，晃眼之間，整座山頭又成了一片血海。同時魔火所罩之處，余媧門人紛紛現身，各在寶光防身之下四散飛逃。有的邊逃邊由手上發出寶光雷火，朝神魔打去。哪知並無用處，至多將魔手擋住，得以逃生；或是稍爲受傷驚退。可是魔爪又大又長，指上魔光更是厲害，剛剛驚退，晃眼又復當頭抓下，動作萬分神速。空中已被魔影佈滿，上面無法衝出重圍，祇得從下面，像凍蠅鑽窗一般，狼奔豕突，東逃西竄。那廿四隻魔手像網中撈魚一樣，到處亂抓。下面被困諸人，祇於湘竹不在其內，餘人全都狼狽異常。雖仗着修道多年，本身法力尚高，護身均是仙家至寶，逃遁神速，在魔手鬼影縫中鑽來竄去，未被抓中，但是魔影由外而內，齊往中心而來，圈子越縮越小，眼看形勢危急已到萬分。

雲幄中諸人自從主魔出現，魔影縱橫，將余媧門人隱形法破去，便知不妙，雖然有了成算，也甚心驚。尹松雲看出厲害，手掐法訣一揚，雲幄早往後退去。那十二神魔也未前追，全神貫注下面諸人，滿空飛舞，往來抓撲，厲嘯之聲山鳴谷應，甚是驚人。靈嶠諸仙早知就裏，還不怎樣，金、朱、錢、石諸人見下面諸人危急情勢，全都動了義憤。金蟬首喊：「申屠師兄和洪弟均有降魔之寶，爲何見死不救？我們大家同出，拼着冒險救他們一救如何？」錢萊、石完更是性急，手掐淩渾所傳的靈訣，往外便衝。因雲門已被女仙趙蕙封閉，連金蟬、朱文也休想出去。朱文見石完急得亂跳，申屠宏、李洪卻是微

笑不語，忙勸金蟬道：「大哥素來持重，洪弟平時又很淘氣，如何這等安詳？果真這些人要遭慘劫，靈嶠諸位道友也無坐視之理，要你師徒心急作甚？」話未說完，廿四隻魔手一齊聚向中心。那十幾個余媧門人也會合在一起，各將主光結成一個大光團，似想合力抵禦。但是八面受圍，眼看魔爪鬼影重重交壓，正緩緩往下降來，寶光也越發暗淡，耳聽主魔又在長嘯發令，眼看這十多個修煉數百年的道術之士難逃毒手，連形神全要被神魔吸去。金蟬等四人正在代他們着急，猛然一聲雷震，先是一團紫氣，九朵金花，由下面飛將上去。緊跟着又是一道紫色金光往上飛起，將那魔手一擋。魔手上所發出的碧光，立被九朵金花罩滅。同時一片五色雲網電也似急飛起，罩向被困諸人頭上，祇一兜，便連人帶寶一齊網去。

衆人認得那三件法寶，正是淩渾的九天元陽尺、崔五姑的七寶紫晶瓶和採取五嶽輕雲煉就的錦雲兜。心想人怎不見出面？淩氏夫婦已同現身。淩渾手指前面，笑罵道：「老魔頭枉自費盡心力，縱魔行兇，眼看大難將臨，還不省悟。我們先將你這十二殘魂朽骨的邪氣破去，省得少時措手不及，被人趁火打劫，你不過丟幾個死骷髏，卻爲別人留下禍害。」這原是瞬息間事，淩渾話未說完，崔五姑七寶紫晶瓶內早飛出兩股寶光，看去和火一樣，但是色彩鮮明，從來少見。最奇的是初出好似兩根火柱，百丈朱虹，纔一出現，前頭忽然爆散，化爲龍眼般大的火珠，霹靂連聲，宛如千萬顆母子連珠炮同時爆炸，整座魔宮立被火雷佈滿，如海如山。祇聽神魔一聲慘嗥，全都震成粉碎。所幸老人識貨，又與神魔心靈相合，收發絕快，認識那專破魔法邪焰的雷澤神砂，知道驟中暗算，難於抵禦，忙即回收。老人看出受傷甚重，不由急怒交加，切齒痛恨。正待行法還攻，猛又聽敵人笑罵：「老魔頭，少時自有人來制你。我不過見你行兇欺人，看了有氣，稍爲多事，誰耐煩和你這老不死一般見識？」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那雷澤神砂也真神妙，本已由無量火星化爲百丈紅雲，火海一般籠罩全山，除一朵血蓮外，全魔宮的景物已成灰燼。就這晃眼之間，老人爲神魔所煉法身一經消滅，那火海一般的紅雲祇一閃，仍恢復原狀，變成兩根火柱朱虹，由大而小，仍往那小纔寸許的七寶紫晶瓶口中射去，連人帶寶一起不見。

再看半空雲幄之中，敵人和所救十餘人又在裏面現身說笑。同時猿長老也在雲外出現，高呼：「適纔我在空中觀察，那話兒快來了。淩道友留意，我去防護魔宮諸人，莫要受了誤傷。」說完，青白光華一閃即隱。老人聞言，心便一動。及見對面敵人笑罵輕視神情，重又暴怒，張口一噴，那十二骷髏立時暴長，大如車輪，兇威再振。老人主魔也隨在後面，離開血蓮上空，一同磨牙張脣，呼嘯怒吼，迎面飛舞而來。淩渾大喝：「老魔頭，你那兩個對頭就要來到，當真要找死麼？」老人在後督隊，正往前飛，不料那雲幄

在仙法妙用之下，暗中另有埋伏，已由淩渾在現身破法以前，趁着主魔一意傷敵，心無二用之際，暗中佈置停當，仙法禁制已生妙用，如何能夠近前。老人畢竟法力高強，見這晃眼即至之地，竟會不曾到達，已覺不妙。猛聽風雲破空之聲，與尋常劍遁不同，又聽淩渾這等說法，料知強仇勁敵已快飛來。對面敵人不知用甚仙法，顛倒挪移，以自己這高法力，竟會追他不上？在未查明虛實以前，追也無用，還是抵禦另一強敵要緊。老人心中一驚，立令羣魔停住待敵。又聽淩渾發話道：「我本不難代你擋住，不令你那對頭欺凌孤老，無如你這老傢伙不知好歹，且將來人放進，看你有多大神通，敢於如此狂妄？」

老人先聽敵人風雲破空之聲，尚在千百里外，方在戒備，向空觀察，就這幾句話的工夫，一片純青色的仙雲已馭空凌虛，乘風而來，晃眼飛到上空，雲上現出三個女仙。朱文祇認出內中一個穿素羅衣，背插如意金鉤，手捧玉盂的，正是冷雲仙子余媧。另外兩位仙女：一個穿一身雪也似白的仙衣，年約二十左右，手執一花，面帶微笑；一是中年道婆，拿着一根珊瑚杖，上掛尺許大小的鐵瓢，從未見過。轉問宮、趙二仙女，纔知這兩人也是靈嶠諸仙的好友，名叫霜華仙子溫良玉和瓢媼裴娥。雖和余媧道路不同，但都同在小蓬萊西溟島上修煉。料被余媧強約了來，助其報仇。正談說間，仙雲已經停住。余媧怒容滿面，更不發話，左肩微搖，背後如意金鉤化作一道百丈金虹，首朝羣魔飛去。出手便自暴長，寶光強烈，祇一閃，全山便在環繞之下。老人看出仙府奇珍不是常物，一聲厲嘯，羣魔一齊後退。主魔突現全身，看去好似一個又高又大黃色人影，上面頂着一個大如車輪的魔頭。雙方動作均極神速。老人魔影先被金虹圈住，連絞幾絞，黃影立被絞成數段。旁觀諸人方覺老人魔法不過如此，誰知神魔全身雖被絞斷，魔頭卻被漏網，始終圈它不住。